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說林訓

木業生日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故曰說林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

劍遽契其舟挽

契刻也挽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下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

挽音

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

日暮薄岸而求劍於

其所刻挽下故

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

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早

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

時見曹氏之裂布練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

貴也楚人名命為曹今俗謂以布織布繫著其旁謂之

曹布燒以傳蜘蛛磨則念故練者貴之半壁日璜

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

日然非夏后氏之璜也故能生天地也足

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故能生天地也足

以屨蹠者淺矣然待所不履而後行履也待所

不得行故曰待履也待所智所知者謂矣然待所不知而後

明謂欲知所知所游者以足履以手抃潑不得其

數愈屨愈敗愈益也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

鳥飛反鄉鬼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

所生寒將水鳥毋貽盲者鏡毋予蹇者履毋賞越

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也章甫冠越椎固有柄不

能自琢涿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

而不能狗彘不擇醜扁既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

其死偷取也顧反也肥則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

莫之能致非聖德君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

霧而殆於螂即蛆詹諸殆猶畏也螂蛆蟋蟀爾雅

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蛇蛇不鳥力勝日而服於

敢動故曰始於脚蛆也蛆音且鳥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

離逆禮能有脩短也猶畏也離禮爾雅謂禪苙秦莫壽於殤子而

人謂之肥祝問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脩短也

彭祖為天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卜故曰

歸故曰以為天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是也彭祖益黃帝時學僊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

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

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怒乃其然也視於無形

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

激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斷大

豆不具大勇不鬥世謂也不自斲削

復關也畏之不得道而德復之矣器人勇人聞自

之比商無更謂焉改以瓦銚杜者全以金銚者

跋以玉銚者發銚者提馬維家謂之投翻全者全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所重謂金與玉逐

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

見利不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

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

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可舞者舉節

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

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人莫欲

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

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臼人之從事

或時相似或有也相水火相憎慧在其間五味

以和受水而火飲之故口在其間骨肉相愛護賊

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等夫所以養而害所養

譬猶割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護賊害

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蚤虱而來蛉窮昌羊

於窮無蟻入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

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於木故曰逾

屋之覆也壁瓊成器鑑諸之功鑿石鑿石之鎖邪斷

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

喻不復用也 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

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

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

饑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

故可以為正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立夷而淵塞

夷平塞 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

釣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絛冠則戴致之

絛則屢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

可却以危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

節族之屬連也故曰連也心失其制乃反

自害則自害中况疏遠乎聖人之於道猶葵之

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涿則

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撩不能蔽

以輪非輻不能進疾然而撩輻未足恃也金勝木

者非以一办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

變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

者易翻也元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幾近設鼠者機

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

得魚任者犖也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

而不能芳蛇牀臭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

於色醜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兔之走

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

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

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

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

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功終日之

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

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其者非其真也牛蹠彘顛亦骨也

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教

舍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

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

鼓造辟兵謂朱日蝦蟇今世人五月望日祭朱日作蝦蟇食其物不當為用也古之與

齒孰先龍也龍片鏘之與小孰先弊也繩之與矢

孰先直也今鱣之與蝮蠶之與蠍蝮蠍狀相類而愛

憎異人愛鱣與蠶畏蝮蠍與蠍故曰異也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

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聾者不譌無以自

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聾猶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

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

更則推車至今無蟬置蟬置車類使但吹竽使氏

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右不知吹無其君形者

也君官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

也主也

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

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

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聲也

響濁則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泄于外華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

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之類故不食喻人多言不

時適不可聽用也踈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

也踈至也極亦至也互文耳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

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

富者富者未必凶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藿藜

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謂之藿藜也楚人謂之藿藜也麋焚不

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

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

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

大雷雨出於海復隨澤還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

不止也羊肉不慕螻蟻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

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變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

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

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項之陂可以灌四頃

大小之衰然也

衰然也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

細書甚露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

外畫者謹毛而失貌

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

射者儀小

而遺大

儀中虛而射之故雖中亦不有宜

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

颯報而發痠疽

痠疽也

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

置之而全去之而虧

謂其類

棲巢者處林茂安也

窟穴者託墀防便也

謂其高也

王子慶忌足躡麀

甕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

也湯放其上而亦榮名世行弑其君而被大謗所

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

呂望

鼓勇鯨魚年七十始為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時之師也

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

項託一歲窮鄉孔子而為之百師故使小人

之矜自矜大也

使葉落者風挫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

之文來射

虎豹以有文章射使人明取之

蟻狄之捷來乍

蟻狄屬仰鼻而

捷來乍暫疾以其操行一恭不足以見智彈一弦

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

當猶底也

天下弗能滿

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

為測惑矣

篙擣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

漁者走淵木

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

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汚

不得為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

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盜賊之輩醜惡吠狗無鄉之

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無祀不禮于神

為黍肉易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于明也不可

為求福也之則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不夢見像無

于目也不見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綠木

蝮蛇有毒螫人不為是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

粟非廉也桑扈青雀築城也細能

梁聞秦通治峭開知欲求馬在廡寂然無聲投

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

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

故遁關不可復亡狂寒不可再遁逃也孟嘗以權

逃不可復由其入環可以喻負不可以輪條可以

為纆亦不必以紉紉亦纆也旋轉日月不竝出狐

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循繩而斷

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望則不惑

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

當理也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

也奉助靈舉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

墜墜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

不失其適此乃為失適又死當暑而不暍者不亡

其適此亦未嘗適亡其適亦無也言不凍亦渴何適之有湯沐具

而蟻虱相弔大屨成而燕雀相賀屨屋也憂樂別也

下思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

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戶也蠹食而不飲二十二日

而化蠶成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蟬不食不飲三

日而成人食舉舉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舉舉石也

口口魚食已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類不可必

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

得木得木人則成成揚堞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翼翼豈

若適衣而已哉堞土塵也楚人槁竹有火弗鑽不

黜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蠶象之病人之寶也蠶大

疾故疾故人得以為寶利欲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利欲

為病無為酒人之利而不酷則竭為車人之利而

不傲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

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酷傲而先自竭隣之母死往

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

如是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同也倮國在西南

方一膊轉炭燠一膊一擬之則爛指萬石俱燠去

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

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

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

為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飭死者而禁天下

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雖經

晉不絕纒子嘗自沈與下斷水釣者靜之眾千者扣舟罩者抑之

罟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罟者以柴積水中以魚扣擊也魚聞擊

舟擊藏禁下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

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

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闢於大國之間畏見兩鹿

不闢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闢者得傷

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蔭木影撲擊也或謂冢或謂隴

或謂筮或謂簪登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

頭中虱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

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

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

係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動者播植嘉子穀以為富也

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口不如尋

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

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

而堞之也為不出戶而堞堞昧之非其道屠者羨藿為車者步行

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

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

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

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

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歡葦有業獸同

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

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

千里知之語曰欲蘇秦法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

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皮將弗親毛

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

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

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的的明也為眾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若

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眾人若未嘗稼穡粟

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

不受流弊慈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日皆有不義

而出之故口不受大山東嶽也上者所旁光不升

神處不令亂小人得上也也馬留駁不入牲犧牲以

中夏用筆軟快之至冬而不知去寒衣涉水至陵

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

無金林生於山山木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

皆自風金生於石石木必皆有金喻聖人出眾入眾人未

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其鉤各異形於

環帶一也鉤與環帶法也獻公之賢欺於驪姬

殺申叔孫之智欺於豎牛日不食故鄭詹入魯

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

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

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

鎧甲為其所不便以符所便也便利輻之入轂各值

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也干亂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

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

御奔馬若屨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

驚懼恐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蚘之足眾而不相害

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清醜榮

之美始於耒耜醜清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為黼青

與赤為黻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

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黼黼者頰上室也室黻黻者頰以槃故醜在頰則好在顙則醜

醜者頰以槃故醜者在顙以槃故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

譏人非馬齒非牛蹏檀根非倚枝故見其一本而

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

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

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焚

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

者弗能為工善或作巧也再生者不獲華大旱者不膏

時落不膏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饑終不墮井抽簪

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汗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

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

知其武一文一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蔓為蠹

牙廉牙為蠶水蔓化為蠹蠹青蚘也兔齧為蠶兔

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為蠶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

知者驚知者不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麝燭掬

膏燭澤也燭光指澤喻光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

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

不形於心皆所不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

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

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養救暈而飲之寒救經而引

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雖欲謹

亡馬不發戶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雖欲

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

失其勢也孟賁勇士探鼠山雲蒸柱礎楚潤礎柱

於穴故為失勢伏苓掘兔絲死所生者一家失燦標百家皆燒

護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

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

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也

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

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

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鶴是也

壽千歲以極其游蟬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

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搆之構謀也桀辜諫者

湯使人哭之哭猶也狂為不觸木狗不自投於

河雖鼈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非無也愛熊而食之

盟麋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

故曰非心所談其道也為鑿為狀第心所欲毀鑿為鑿鑿大

鑿金口木舌為木鑿管子以小序成大榮管子相子

糾不能死為魯西門其辱蘇秦以百誕成一

誠也信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

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採溺人亦必以利

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

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止人

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皆我貨者欲

與我市刺非皆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

聽以其失和故不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

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

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赤肉懸則

烏鵲集鷹隼擊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

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

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

解解暢連也不得連至也交止也臨河而羨魚不如

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蠶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

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

樂使人欲誨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

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

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

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異音

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農

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愚者言而智者

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

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寅丘無壑泉源不溥言汗小

寅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流不得溥也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見

源也

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王之與石言可

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

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

為其一人墮而兩人傷負抱也善舉事者若乘舟

而悲譎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不能耕而欲

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

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統者必有麻蒯言有成必鳥

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翔

今出沸波懼而食之故河伯故一夫出死千乘不

輕主術篇口兵莫惜於志莫邪為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

蛇螫人傳以和重則愈和華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

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

言聖人居亂世恐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

間將夕故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

齊必有詭詭不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

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

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

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

形象無形於目
兕虎在於後
隨侯之珠在於前
弗

及撥者先避患而後就利
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
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

地隨侯令醫以續得斷蛇
報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為寶也
逐

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寶者不爭銖兩之價
言在大不

顧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
勁強馴人

先信而後求能
人非信不立也
陶人棄索車人撥之屠者

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矢之於十步貫

靶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
言勢有極也
太山之高背而

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
山生金反自剝木生蠹

反自食人生事反自斲
物自然也
巧冶不能鑄

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
白玉不雕美珠不

文質有餘也
性自然不復飾
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
跬猶尺

也累積不輟可成立阜
輟止也
城成於土木直於下

非有事焉所緣使然
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

之則弗得
疏猶遲也
數之則弗中
數猶疾也
正在疏數之間

得其節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
聖人之偶

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
偶猶周也
揚子見蓬路而

形象無形於目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

及撥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

地隨侯令醫以續得斷蛇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為寶也

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寶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

顧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馴人

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撥之屠者

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

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

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也太山之高背而

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剝木生蠹

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賦賦敗也害也巧冶不能鑄

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

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

也累積不輟可成立阜輟止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

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

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

得其節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

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揚子見蓬路而

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墨子見練絲而

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趨舍之相合猶金

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

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其當道雖

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

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

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

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

湯法箒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

事因資而立功泮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財水器也

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紵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淄齊都

悖戾惡也室有美容繒為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

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軫和切適舉坐而

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也過府而負手者

希不心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

氣也晉陽虞父伐楚以救江故解粹者不在於

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其要也伉音沉木大者根擢山高

者莖疾賊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

怨也嬰兒言老莫之疾也賊心也賊害也尾生之

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幼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

如隨牛而又况一不信者乎命為誕以存國故不

之誕也為信不為誕乎之疾言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人間訓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

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

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

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

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
前而不輦志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
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
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
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
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
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窳堯戒曰戰
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蹟也
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

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

倦劇也

雖有扁鵲俞跗

之巧猶不能生也

俞跗黃帝時醫

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

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
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

慮揣度

揣商量高下也

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

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
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
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
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

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
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
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
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
晉荀林父之師於邲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邲河雍地也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
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礪礪石而名醜寢
今汝南固始地前有荆人鬼好鬼也越人機機祥人
垢谷後有莊丘名醜

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
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
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
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
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繼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
誦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
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
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
中行偃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
皆大夫

勝攻取地寅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
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
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
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麗氏也衆人皆知
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
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
發冢得
伏藏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
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
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
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
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

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
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
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
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
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劔而伯頤伯
迫
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
深遠也我將出子
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劔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
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袂
也出之者怨
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

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
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
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
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晉人晉恭王
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
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
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
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
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謂也人君謙以日加日

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
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
之斬司馬子反爲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
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
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
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
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
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

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

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大攻中山樂羊文侯

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

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

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

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

虎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

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

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孟孫魯大夫使秦西

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

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

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

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

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况於人乎此謂

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

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商君為秦伐魏敗魏公子卬而

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

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

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言踈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

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

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周謂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

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爲秦相趙高李斯爲秦相趙高三世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諸之二世車裂之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

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
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也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
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
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
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
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
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
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

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
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
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
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
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害
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魁
或曰高陽魁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
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
敗高陽魁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

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
受令而為室其始成_口然善也_高而後果敗

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

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_{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

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

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

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與因稱曰海大魚則

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

為熙_{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

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

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

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

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

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

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

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_{三國韓魏趙也}括

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

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

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

三子皆齊

牛子以

括子言吾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馬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忘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

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

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

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

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
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
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
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
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
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
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
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
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

豹文侯臣

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
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
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
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
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為
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
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操兵括箭也
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
豹曰與民約信非一目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

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
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

扁為東封

解扁魏臣治東封者

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

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
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
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
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
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

行穆伯攻鼓弗能下

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

魏聞倫曰鼓之

嗇夫聞倫知之

魏聞倫晉人也

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

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
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
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
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
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百里
作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

蹇他弦高之黨

相與謀

日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白乙孟明西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

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發發短也音哲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大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

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
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
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
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
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
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
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
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
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

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
勿仞也非其名著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伊人之
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
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
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
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
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
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

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
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
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
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
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脩久此之謂也或與人而適是以敗之或毀人而
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實無忌復於荆平王
費無忌楚曰晉之所以不能與者近諸夏也
臣復白也在諸夏也
而荆之所以不能與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

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
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
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
於王側伍子奢遺說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
於王之左側

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
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
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
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

齊大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

夫也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五味

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

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

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

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

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

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

食芻豢飯黍梁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

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

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

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

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

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

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

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

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

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

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
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
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
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
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
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捷剗疾利搏善而弗能
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黃帝臣也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
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

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

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

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

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

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流者多矣流汚也諸御

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

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

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

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邱

氏鬪雞季氏邠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

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

因侵邠氏之宮而築之邠昭伯怒讚之魯昭公曰

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

二人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

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

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

公弗聽使邠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邠昭

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

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

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

也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

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邠公作難魯

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荆也禍生而不

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

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蚤走牛羊此之

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

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脇使之袒而捕魚鼈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偃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鼈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

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維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喪而用箒也且塘有萬穴塘堤也言以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也高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

而答之三百即尹主即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

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

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

揮也 翮音慧也六翮之末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

赤霄飛翺翺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

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

始出於岷山也可搏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

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抗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

人者當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

之內是故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

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

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

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

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

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

牛缺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

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騷然有以自得也盜遂

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

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
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
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
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
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
者應卒而不足之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
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
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
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

或備之適足以敗之

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

翁子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將築修城西屬流沙起隴西北

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

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翠青雀

璣為乃樓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

塞罽城之嶺罽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零

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

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

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

監祿秦將鑿通湘水

離水之渠

以與越人戰殺西嘔

歐君譯吁宋西嘔越人

名也

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

相置策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

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

子不得游曲農畝婦人不得割麻考縷考縷考縷羸弱服

搭於道大夫其會於衛衛病者不得養死

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

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與義兵隨而定若折槁

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

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

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

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

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

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

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

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

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名曰吾欲益宅而史

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
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
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
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
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
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
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
與及言論矣或明禮我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

言而反當何以謂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
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
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
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
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

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予之苗野人大喜
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
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
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非歌者

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連環不解物之

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

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

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

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

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曰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

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

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為文

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

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

變者也申菽菽杜蒞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

及漸之於瀟瀟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

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

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

也今霜降而樹穀水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

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

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戟則以刈葵，官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

謂不受祿而誅

狂謂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

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然，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備

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
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
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
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
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
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
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
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
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

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

田子方
魏人

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
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
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
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
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
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莊
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趨車而避之勇
武聞之知所盡死矣田子方曰老馬而能行

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
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義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
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
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
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
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
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
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欬非
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

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

田子方
魏人

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
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
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
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
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
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莊
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趨車而避之勇
武聞之知所盡死矣田子方曰老馬而復用

戰之齊莊公避一堦而勇武之湯救祝網者

而四十國朝昔湯出見四面皆敵者湯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

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天下得先人之骨夜夢

人呼而請葬於旦文王武王葬賜人於樾

反葬以五大夫之禮哀喝者之執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

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

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

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

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廣江是也莊王

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第七

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

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

齊同也 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徹而

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

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

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

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

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

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也吳王

夫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

之魯君撤鐘鼓之縣編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

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

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

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

而不能為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

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

患在所由之道欲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

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

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

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

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

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

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

也諸侯皆以為善龜兆以下朝吳今朝於吳而不

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

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

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公宣子魯大夫室大衆與

人處則諱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

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

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

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

廟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

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

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

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

食也所以無一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

擗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

何有人無柰何物有不可而治也事有不可而治也鉛之與

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

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

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

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

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

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

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
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博中而笑飛鳶適墮
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
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
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慳於天下慳勢也請與公
僂力一志悉率其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
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之屈建告石乞屈與楚大夫石乞白
公之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
下士不收其賢其家無受其信關棧之固大斗

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

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

椒司馬子期

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

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

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

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

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

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

廬追者至踣

短足也

足而怒

踣足也

日子發視決吾罪

而被吾刑怨之惜於骨髓

惜痛也

使我得其肉而食

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于發
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
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
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
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
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
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
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時感入之心者也若使
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脩務訓

脩勉務也聖人趨時冠履弗顧履遺
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

脩務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
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
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
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

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
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
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
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
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
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
東方之國陰氣所聚
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
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文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堯使
臣也南極之山三

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
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
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
三苗國民於三危也

山羽山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

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
在彭蠡舜

時不服故往征之舜死蒼梧葬於九嶷禹沐浴塗

淫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雨櫛節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
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

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
其中土行得上過者便

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脩

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澗水故言闕也脩
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乘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

百國

修治也彭澤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

四載山行用蒸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

絕隨循也棊石刊識之曰海之內凡湯夙興夜寐

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

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

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

養孤嫗幼無父曰孤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

鳴條困夏商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商

巢譙音也讓夏桀之罪也歷此五聖者天下之

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墮奉一

爵酒不知於色言且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

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

亦遠也遠猶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

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

以身解於陽眇之河為治水解眇以身為湯旱以

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聖人憂民如此

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終且古之立帝

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逸安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

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之齊等也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

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間翼佐也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

及也立置以為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國無遺利古官無隱也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也所以衣寒食饑

養老焉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

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窳不至於黑坐

不至於溫歷行諸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

耻辱以干世主不慕位欲事起天下利

除萬民之害不為高山不為廣河蓋聞

傳書曰神農無官神農微黑禹胼胝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

庶人四朕朕不勤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

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

水流人必事而適之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得遂長遂成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

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

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

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事成而

身弗伐功立而不名有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

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灌灌山此用已而

背自然故謂之非其道故謂之

自為若夫水之用非吾所謂

莫莫及漬而非吾所謂

也若夫水之用非吾所謂

也若夫水之用非吾所謂

危定傾若一志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

欲攻宋墨子聞而謂之墨子名在宋自魯趨而十

日十夜足重繭而不沐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

楚王郢楚都今南郡江陵非里即楚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剡銳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

華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

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

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
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
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

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

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

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

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

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

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

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于木雖以

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曰悠悠慙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

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

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

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跌蹠而趨千里

以存楚宋蹠疾行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

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

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今夫救火者

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孟其方員銳精

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詩

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譔者樂之微也哭者悲

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

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

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駭此自然者不可損

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駭也猶人馬之為

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

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

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故曰草駒翹學在

制禁也齧劾咋翟足以嗜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

陷啮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擾順也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澗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龔

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

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

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

頂極高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

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

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

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

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駑駑念良惡理不通

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輕利急亦以多

之訛同也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

而公正無私

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

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

頰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

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一言而萬民齊

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仁言也

齊倦也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成法

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

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

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

信日至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也感

胸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史皇產

出吞燕卵而生契幅背而出

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甕或以盆盂其方員鏡精

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謂

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譔者樂之微也哭者悲

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

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

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

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

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

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

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故曰草駒翹學在

制禁制禁也齧劾咋翟足以嗜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

陷啮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澗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龔

蟲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

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

積思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之貌

也沉醕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誇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頰

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卷權腴葵哆夸嚙磨

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

躐瞿蔭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嫫母

此靡也也躐蔭偃也戚施倮也皆醜貌嫫母此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

父者然而天下莫曉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

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

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

待策鋤而行駑馬雖策鋤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

鋤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善得夫怯

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浙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為此棄干

將鎮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

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羿左臂脩而善

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

聖之天奉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欲棄學而循

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履履也夫純鈎魚腸劍

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鈎利劍名魚腸文理屈

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

舟龍舟大舟也陸剗團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瞭然未見

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

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

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愚有

速也所不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稚質少女也相闕纂組雜奇彩抑

黑質揚赤文相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禹湯之智

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

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

舍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蟻動之蟲

而合怒而闢樓搏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

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

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

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

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

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

翼也螳知為垤歡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

芠仇苜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

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

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櫪櫪

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

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

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

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傳曰

為夏車正封於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

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

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其所不通萬物

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

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

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

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攬司援標拂手

若蕤滅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微上下手也攬

疾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掇之捷猶不

能屈伸其指攬掇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

故弓待檄敬而後能調劔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之材砥

礪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礪諸之功木

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隲括之力唐碧堅忍

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况心

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易也變易也化與物推移推

猶轉也雲蒸風行在所易也君子有能精控摩監砥

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傳通物之壅觀始卒之

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於塵埃之外超然獨

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若此而不能

居靜思鼓琴讀書遊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

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籌策得

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窮盡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死有

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也不暇日不學也

夫瘠地之民多有心向義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

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

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

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何以明之昔

者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翠霜露軟

躄跌决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軟猶箸也躄履

跋涉故觸犯荆棘百舍重趼蘭不敢休息百里一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

了也鈍聞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大夫七日不食則楚故以

七日為極三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

達通也畧 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

猶數也 見稱譽世傳相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

語至今不止 閻問與楚昭 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

敵犯白刃莫囂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

可以疾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

死言入吳不旋踵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

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日士不如約身卑辭求救

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

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 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 於是乃羸糧跣走

西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跋涉谷行羸裹也一日囊跣上峭山赴深谿游川

水峭山高深谿犯津關蠟蒙籠躋沙石躋達膝

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捲

葛藟所蒙籠言非人所由履僵躄足達 鶴跣致而

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黹梅墨鶴時時立

不食黹黑其面色 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

豨脩蛇蚕食上國霄始於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

國中國霄害也始先 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越遠

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處使下臣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太子

車鉞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

東塞函谷一日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溪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

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

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備肝不避煩難不

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進如激矢合如

雷電解如風雨真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

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

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

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也

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

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

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

也非非常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

者不可遜以狀遜敗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說言也

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

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

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

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

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

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連於音律伯牙楚人也視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

惠

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

惠施宋人仕於

宋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

夫項託七歲為孔

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

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

閭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

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

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

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

以取少主

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

主謝子之君一日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

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

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

易革也

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

罪在聽也

以甘為苦非味之過

過在嘗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其

之後聞其猥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耶郢師有出新曲

者託之李奇師樂師出猶作也諸人皆爭學之後

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

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

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

也白同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

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劔或絕側

文齧缺卷鉏而稱以頃襄之劔則貴人爭帶之絕

側贏無文齧齒卷鉏鈍弊無刃託之為琴或撥刺

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

不正也枉橈曲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

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

作廟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

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管唐牙莫之鼓

也伐山桐以為琴溪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通人

則不然服劔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

莫邪美劔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馱綠耳鼓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音不和號

鐘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

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辯別清濁

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眾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

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

之類心不哀也故夫孿杏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獨

也別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

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

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

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

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

也施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

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攄書明指以

示之攄舒也指書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昔

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

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

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

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

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

知音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自彼獨

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罔里之間窮巷之知者何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護而恣忍謂我五伯也

立節我謂我五伯也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

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蜩謂皮衣的衣帶或蛇則布

衣章燕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當試使

之施芳正熒眉設簪珥衣阿錫也齊

玳瑁也粉白黛黑佩玉環瑜步聲芝若

籠蒙目視也也治由笑目流眇

笑巧笑流波時時兮口曾撓奇牙出齲謂

也詩云也口則弱撓胃若將笑則則難

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憚瘖

心而悅其色矣憚餘貪欲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

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者亦作鼓舞

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

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

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

知音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其謂自彼獨

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間窮巷之知者何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護而慙忽彼謂三代五伯并

立節我謂其說信然也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

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蠟胃皮衣豹裘帶蛇則布

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常試使

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竚珥衣阿錫也齊統今人

班也阿錫文飾也粉白黛黑佩玉環掄步維芝若

籠蒙目視若若香立也冶由笑目沈眺治

笑巧笑流眄時時口曾撓奇牙出齶齶捏捏

也詩云美目盼兮也撓弱也口則弱撓若將笑以行齒則難

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憚憚憚

心而悅其色矣憚憚貪欲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

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者亦非

王之幸姬善誦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也曾撓摩

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便

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髮若

結旌舒也騁馳若驚馳騁言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

句枉木句枉也舉授也括如榘梓皆大蟻自縱好茂

葉言舞者若或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蟠龍燕枝

如燕附枝也授豐條舞扶疏木舞天龍如鳥集山持捷大極

從鳥集搏援且夫舞之章不為之於心酸足見其身

其巧言其疾也且夫舞之章不為之於心酸足

微妙險皆為之損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彼舞者更復倡衣路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

生其柔弱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

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之柔縱眇勁靡化使

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確監

莫見其損有時積時言非一藜藿之生

蟬蟬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梗枿豫章之生

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其大夫事有易成

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

後至也美善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
謂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秦族訓

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
理明其所謂也故曰秦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
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
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
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禍起

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
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
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
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
馳草木爲之靡驟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
相受行道理最疾者也
而日在其前故天之未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
鳥巢居
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曠編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
居知
也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
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
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喆佞吟者也故一動其
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
然而施無地而不澍注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
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
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
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
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

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浸有以相蕩。

也。精稜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

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

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

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也，魯般不能造此

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三牙也

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

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

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

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

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

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

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

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大矣。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允而請雨允說卜筮而決事也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

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

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

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

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

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

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

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

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

虱蟻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

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

卵自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

之至也故聖人養心立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

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

中訟繆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

機樞調利百脉九竅亨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

位也豈節拊夫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

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
鞅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
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
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
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甕踰梁山而國乎岐
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
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
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馬見夜漁者

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
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戴負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
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
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
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
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
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
下非易民性也柎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

化則細矣

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也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

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窳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鷄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

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

車馬也出日治兵大目振旅也

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

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
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
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
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
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道守之則不
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
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
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
弊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

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

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

明堂布令之宮有以十二月之政令也

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
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
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
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
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
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
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

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
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
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
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緇紀已然得其人則
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
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
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任
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
於山口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而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

昭華之玉

昭華玉名

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

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
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
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
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
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
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
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圓
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生肉為鮮簡士卒習射御

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
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
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
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茲
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
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
也判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
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
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

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
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
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
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
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
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
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
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
易之失鬼易以氣定樂之失淫樂變至於詩之失

吉凶故鬼

鄭聲淫也

愚

詩人怒

書之失拘

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

禮之失伎

禮等

卑尊不下

春秋之失些

春秋照絕不避王人

六者

聖人兼用而時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

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

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

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駢

欲馳服欲步

駢駢服車中馬也

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

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

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泓之戰軍敗君獲

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

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

伯姬宋共公夫

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

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

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

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

慝惡也

吸陰

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踪虛輕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

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

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

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關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

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卑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

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開絲數米

則煩而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
無功也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
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戢約事不戢省求不戢寡
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瞻也衆易之於
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
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
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
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
也蓼菜成行虺既有萋秭薪而糞數米而炊可以

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
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
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
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篚器

中者為薑圓
中者為筮也

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

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
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
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牖條不收於前鐘鼓不解

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

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

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

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

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

焉者亡故人主有代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

必有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我馬驚戎馬兵馬也雞

大禍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

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

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

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

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

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

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

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

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堆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雖有腐體腐體自流漸弗能汙也腐體骨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

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葉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繻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興者無師

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改加兵焉賂以寶玉駮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苟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漸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虢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乃

曰豐其屋飾其家窺其戶闖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

肌膚鑿皮革被劓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

也

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

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

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劓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

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

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大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狂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

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

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

五就桀五就湯將

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家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

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
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
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
樹米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智
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
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
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
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

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
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躋即馳不歸善者
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
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
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
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
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
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

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
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
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
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
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踏馳百事並
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
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
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
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

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
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
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
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
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
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
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
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

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

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摺笏而朝天下百姓譁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

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

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羗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豐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擗笏而朝天下百姓訶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

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

楚為九龍之鞭荆平王之

墓

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

舍昭王之宮

吳之入地也舍平君室大

夫舍大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

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闖當此

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靈王作章華之臺

靈王楚君

發其路之役

靈王代作以恐吳次於乾

也露外內搔動百姓罷故奔吳乘民之怨而立公子

比

奔疾靈王之見弟

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芥飲

水

芥草也

被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

人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

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

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

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鄠百里皆令行禁止

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周大夫使

於魯而戎伐之

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

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

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

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實中

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
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
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
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
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
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
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
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
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

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
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
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
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
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
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
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
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
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

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
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
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
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
則快射金日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
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
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
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
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

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
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
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
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
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
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
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
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
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

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
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
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
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
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
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
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
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
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

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
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
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原基者也不益其
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
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
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
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
根深則本固基美則土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

緇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

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

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

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

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

也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

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

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

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

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

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山水之嘔

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遺軻

刺高漸離宋意為擊筑竹而謠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

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聞者莫不瞋目裂眦子

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

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大羹之

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

琴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

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味聲清於
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
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
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申
子韓非蘇秦
張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
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
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
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竭天
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

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蘄蘄巖
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延為

平公鼓朝諶北鄙之音

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
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

延所為紂作朝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

靈公進新
聲平公平

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
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

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質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

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
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
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
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
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
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
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
家有三罪二家
生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威爵者收
威羣臣之

商鞅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

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

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

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

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
蘇曰俠以銜骨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

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

也軍之所
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

莒小白齊
桓公重耳奔晉非不困也而鮑叔答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

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趙襄子再勝謂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

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封桓公取汶陽智伯兼

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

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蠲原蠶一歲再

收蠲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柔也

離先稻熟而農夫擣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不

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

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纒而親迎

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

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

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

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

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痒者為

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

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

行其者或食兩而路窮行其謂大博也或予跲而取勝予

子對家奇一暴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可以為法故

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

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

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

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

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

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辭

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卑給二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

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

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登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

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

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緝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

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
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
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
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
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汎論有詮言有兵
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
者盧牟六合盧牟由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
北極之氣合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託
爲一體也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

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
覺也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
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
灑灑瀟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
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
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呼呼有無之精羸繞匝也呼靡頌也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
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
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天氣太一之初天

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道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
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
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
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同周備不可動
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
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為一節以
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

儀以知禍福操舍謂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忌北胡南越

謂之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若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

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

物物引類覽取擣擣取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

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

壅塞引入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

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

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

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
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
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
精神撫靜其鬼鬼不以初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
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
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
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
遁之觀得止也流遁被敬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
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

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
名責實提考之也位所以使人主兼數持要不

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
條通而輻輳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問
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
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
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

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捋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
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
之勢者也汎論者所以箴縷繅業繳熬之間縷繅
摯先辨恰呢哇鬪鬪之却隙也摯飾也揆塞也接
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
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呢
兼指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發者也詮言者所以譬
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
三理之文而補縫遺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

明戰勝攻取之以示以機以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
道操持後之論也後不敢為所以知戰陣分爭

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

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

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

林者所以窳窳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肩萬

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

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持困也而以明事埒事者

也埒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

也埒也

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

標末也壇場也

分別百事

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蠱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知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曰而無意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

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教也秦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結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蒼疑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

景星見祥風至

風不鳴條也

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

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

祥不歸四海弗寶兆民帝化故德昭於內治之大

本此鴻烈之恭厥也凡屬書者所以寬道開塞庶

後世使知舉錯事捨之宜適外以物度而不眩內

有以處神養氣立焉至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者也故言道而不明於始則不知於終始

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於四時而

不知於人神之

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人聖之德則

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

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

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

無以耦萬方知記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

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

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

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

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
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
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
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
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
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
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
也入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

四變周室增以六爻

周室謂文王也

所以原測淑清之

道而擲窮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
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
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
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
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
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
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
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泐汰滌蕩至意
泐汰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

腐齒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

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才篇之論嗜

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押山川

押屏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

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燒焚至也燒潤萬物而不

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

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

沉酒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酒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為炮烙

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

累善太王王季文王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

不過百里天下武王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

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太公為周陳陰符也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幸武王繼文王之業

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胄擐貫以

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

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

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

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也以俟遠方武王

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挑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而書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

悅易也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

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雷垂以為

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鑿江而

通九路江水通則為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

之時燒不暇擯擯音喟擯去也濡不給抗音亥抗死陵者

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

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

國之不絕如綫綫線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

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善其狄

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

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

亡歸好色無辯辯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

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鍾聲似雷震也一朝用三

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

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

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

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

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昭釐別國也地墪敲民險而介

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滅滅韓國之新法重出

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之下新故相反前後相

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

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

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

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

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時

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儲與治，攝業也。

扈治，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搖靡小皆覽之。

其眇挈。楚人謂澤濁為眇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

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

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

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苟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子鴻烈解卷第二十一終

